

愚

慮

錄

愚慮錄卷二

丁亥

諸暨陳偉

禮祭義言郊之祭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劉氏敞云此言周人尙赤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解家皆从鄭偉按劉說似不誤郊特牲言郊謂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蒲越橐鞬之尙則其禮之簡質可知故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僭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鄭彼注以祭天言不誤禮器又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疏謂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又云灌用鬱鬯轉卑味須轉多也皆不誤是

則諸侯之膳天子雖鬱鬯尚無之更無論籩豆脯醢祭天

自當準此郊祭有匏者故朱子詩我將傳亦云祭天於圜

丘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

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又禮器郊特牲皆言郊血而周

語云禘郊之祀則有全烝是郊祭之禮薦血并升一全犢

而已國語韋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郊禘皆血腥按

牛且薦栗之積全牛亦無饗味而貴氣臭是全烝仍是腥

以爲郊祭有熟之證失之又國語全烝與房烝對文房烝

不用烝則全烝禮物如此則禮節必不能解周禮大司樂圜

較方澤宗正祭如此則从祀必無大加據諸經所載則郊

祭不必終日有事蓋無可疑又郊特牲云鄉爲田燭在聽
祭報之下被袞象天之上是始祭之時日尙未明必須燭

照劉所云猶逮及闡者經有明證及者據下接上之詞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何注可及問聞知者皆與此及字義同

四月下同

月令五藏之祭許叔重引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謂月令與之同鄭康成駁之云今醫疾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偉按鄭說質切有據非空言之爭是已然其自爲說則謂以五藏之上下次之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其解祭先心句則云心次肺竊謂一歲之次首春終冬旣以後屬冬則前當屬春不當用兵家陳圖前南

愚慮錄

卷二

二

次東次西次北之說且脾位在心肝之下所說亦未爲得馬氏晞孟謂五行勝者則王所遇勝者則死故先王各於其時養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夏祭先肺秋祭先肝至其解冬祭先腎則云反其本中央祭先心則云土於氣爲中而主五行殊嫌牽強陳氏集說謂春夏秋皆祭先所勝意略同馬其解先心先腎亦略取馬說而於先心添出又火生土一語若然則春何以不先腎夏何以不先肝秋何以不先脾冬何以不先肺乎尤屬無謂竊謂諸說之紛拏皆苦於先心先腎二句鄭氏所以強从五藏上下生義者亦以此二句故至張氏慮謂心當作腎腎當作心則又太武斷矣竊謂五行之氣乘時而王而人五藏之氣應之故

春時木王肝得氣故易乘土夏時火王心得氣故易尅金
秋時金王肺得氣故易戕木故各祭所先者乃以脾補脾
以肺補肺以肝補肝之義馬氏說不誤其中央之所以不
祭腎而祭心冬之所以不祭心而祭腎者按腎謂先天本
脾爲後天本有生無尅脾土愈王腎愈得所蔭腎水愈盛
心愈得所交故附藏獨不先祭所勝而互易之以示意古
人創制固無微不至

孟子可謂曰知趙注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十一字作一句

讀焦氏正義引說文可肯也尔正肯可也謂首肯而謂之
曰吾乃今知知猶覺也亦解也偉按焦義與趙數異解知
字焦說近是解可謂曰字則皆不免紆曲朱注引或說云

皆謂世子之知禮與注小異於義亦終未愜然朱子本疑有闕誤固無容突辨竊按上文父兄百官皆不悅曰云云是不知喪之合當三年至是世子竭誠行之乃知喪之三年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故云可謂曰知可謂曰云者乃記者从旁酌許之詞所以證風艸必偃之驗也

或謂可字與上文不

可對非是經文疑無闕誤

禮祭義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鄭注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孔疏夏爲炎暑故爲易盛秋之時雲功成就故爲雲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葉氏夢得曰盛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烝者蓋易達於春物方蠢動雲終於冬物已退藏

以上三說於嘗一層皆添出物字轉似遺卻雲字

陳氏集說引方氏云易道常饒矣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
爲盛焉乏故及於秋已爲盛矣偉按諸說似皆未愜竊疑
此本以舍易言易之道易以順行舍以逆轉此禘所以爲
易之盛嘗所以爲舍之盛歟

曲禮儼若思鄭注人之坐思兒必儼然後儒說皆从之偉
按此似不可專以兒言經言若思明此時本無思矣無思
而若思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神情也易言敬以直內儼
卽敬若思卽直內意

詩商頌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

孔疏虔敬釋詁文按尔正

文也疏

蓋誤記鄭箋云正斲於榘上疏謂用尔正釋宮榘謂之榘

義未傳虔亦截也季氏本謂如虔劉之虔偉按如鄭說旣

須破字於是字亦礙如朱說虔本訓殺轉訓爲截義亦近
曲凡截卽上文斷義於文爲複又經文始斷繼遷繼斷乃
成竊成楹本極有次序若虔又訓截亦嫌錯出竊謂毛義
本直截了當鄭朱之所易毛者蓋以斷乃匠人之事不必
言敬耳偉謂帝王寢廟主事者旣莊恪以涖之則爲之工
者亦自有肅然不敢輕易意此亦天理人情之自然者也
且方字鄭朱皆訓正於虔之訓敬意尤聯貫

閏四月下同

易解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王注程傳以隼與墉謂
皆指六三言虞氏翻以公謂指三言鄭氏汝諧王氏申子
謂隼與墉皆指上言偉按王程以隼謂三是已其謂墉亦
指三言恐未然三爲舍虛之爻不當言墉三處下卦不得

言高且經言射隼於高墉之上翫於字義隼與墉不當同
取象於一爻鄭氏王氏蓋宗虞義然以射爲射本爻殊無
情理如其說則師六五之田有禽利執言比九五之王用
三驅本卦九二之田獲三狐皆將謂執本爻驅本爻獲本
爻乎且易者占書如鄭王說則經所謂无不利者將爲筮
得此爻者言乎抑不爲筮得此爻者言乎竊謂高墉謂九
四同人九四欲下同六二而爲九三所隔故曰乘其墉墉
謂九三也本卦上欲射三而爲九四一易所隔故以九四
謂墉墉者堅實隆上非雲爻之象又說卦離爲甲冑爲鼃
爲蟹爲贏爲蚌爲龜皆取外實中虛之象墉亦實外虛中
而卦二至四有離象故得與同人之下離皆取象於墉特

同人三居下卦故不言高此四爲上卦故言高也三之取
象於隼者按中孚二易居中四舍分居上下其卦取象飛
鳥以中二易象鳥身之實上下四舍象鳥翼之虛也坎亦
中實上下虛卽中孚之單爻者三爲坎體伏剛而不中正
居下之上勢有所陵故於鳥爲隼也之上云者謂公在高
墉之上而射隼非謂隼在高墉之上也三在四下其不得
言上甚明諸儒蓋不得此二字解故致紛紜其說

詩周頌在此無斃陸釋文音亦朱傳叶丁故反中庸引作
在此無射陸仍音亦朱注音妬偉按說文引詩服之無斃

斃厭也羊益切其音妬訓敗者則殫之段借

書洪範彝倫攸斃許引作

殫
今詩與中庸朱子旣皆訓厭與鄭陸同則當音亦無疑

故詩傳云叶丁故反亦謂不叶則本音亦也中庸音妒者朱子據叶音言之耳

說文斃解也从支畢聲詩曰服之無斃斃厭也段氏於解也下注云此與釋音義同後人區別之偉按斃之同釋經傳無證竊疑古懈字多段用解此解卽懈字懈篆下怠也懈怠與厭義近朱子中庸不可射思注言厭怠而不敬也射卽斃是朱子綜許義釋之

禮祭義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鄭注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偉按鄭以皆出爲事畢出去則與下及祭之後無別且經文明言如將弗見如以

爲事畢則已勿見矣不得云將鄭既誤解宿者皆出句則

如將弗見句不得不紆曲其義竊謂宿者統指與祭之人

言儀禮少牢饋食禮云乃官戒又云宿下乃云宿戒尸按

特牲饋食禮宿賓在宿尸之後則此所云宿者是宿諸

執事故諸執事不專指賓皆出者出指出於室言謂告利

成時賓與祝佐食無在室者故云皆出其立卑靜以正謂

告利成主人出立於戶外或阼階上西面時也斯時惟尸

一人猶在室及祝復入尸卽譖而从祝以出矣故孝子之

心如將弗見然

儀禮特牲饋食禮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鄭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內以入爲

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吳氏延華云據下尸入門左卽盥

則此在門內之左也言右者彼自入者言則西爲左此自
席制言則西爲右也注云云此處原本似與尸盥之節不
似有誤字合偉按吳說是也少牢饋食禮小祝設槃匱與簞巾於西
階東士虞禮匱水錯於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
東彼二禮皆在門西此無由獨在門東又此文尸入門
左北面盥宗人授巾鄭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於經殊無
證禮雜記上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門右亦謂門
內之西

孟子宋小國章偉按萬章所謂王政不過以開疆拓土之
略行震威耀武之師耳孟子早已覷破其述湯處所以誅
其心喫緊在非富天下句述武處所以諷其事喫緊在救

民水火句至其引東征西怨及匪厥元黃云云是反逼語
非順導語謂湯武惟如此存心如此行事乃有如此應宋
自思能如此否則又將奈叁楚何其末節不行王政云云
仍是反逼到底故絕不鋪敘王道教養等語如此看則貨
屑敘述外語語於砭宋鍼鋒煞有準對朱注於首節實以
王偃滅滕伐薛敗叁楚魏兵欲霸天下得之周氏廣業謂
孟子以弔伐望宋王非是

詩豳風毛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
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其所以不偁月之義毛謂一
之日十之餘也孔疏辨之謂於三之日四之日理有不通
是已其自立說則云日易月叁易則生物叁則成物子月

易氣初動物之芽蘖將生故以日僂之巳月純易用事會

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僂之夏之三月當會易之

中故日月並言

疏以春日蠶月皆爲辰月故云

偉按易生僂日之說已近

牽強至巳月會實未萌而強謂已萌辰月易尙未純而謂

當會易之中則於理亦有不通也朱傳以一易之月二易

之月言謂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亦殊未愜若然則一會

之月二會之月亦可言一之日二之日乎又云周之先公

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豢以爲一代之正朔則似周先

公竟不奉夏殷正朔者然尤所未安王介甫謂易生則言

日會生則言月引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爲證

王說與孔不同孔謂一月之日二

月之日王則直以日作月字解王氏引之駁之謂其襲

侯果謬說良是戴氏震謂詩辭之體當然說差近是然謂自一之日可以次而終於十二而卒章九月十月所以不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者亦爲失詩辭之體而然然則四月五月何以不言六之日七之日乎其說殊嫌僮侗竊謂此四月所以異其僮者蓋周雖通用夏正而於建子之月則周時書無僮十有一月建寅之月無僮正月者以正者時王所尊不可改僮亦不可以先世之正混之七月詩爲周公代幽民立言公劉遷豳爲夏時諸侯理合以夏令立文與他處之通用夏正者又復不同周公旣斷不可以周正加之然竟僮建寅月爲正月而僮周之正月爲十有一月以歌於朝寢之上則又似於盍旦之鳴故其辭窮

辭窮則不得不異其稱矣既以子月爲一之日寅月爲三之日則丑月勢不得稱十有二月丑月既配子月稱二之日故卯月亦配寅月稱四之日以舍易有相从之義且亦於聲歌之文爲順也其辰月不稱三月者以卯月稱四之日嫌於以三承四故改稱蠶月至巳月承蠶月之後則無嫌稱四月矣

周禮夏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鄭注羣右戎右叁右道右李氏嘉會云戎右叁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下大夫爲之按道右上士李氏概言之耳非司右之屬也司右所掌乃萃車之

右故凡國中有勇力者屬焉有事則於是乎取之偉按李說是也其職云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

其右三右右王之五路豈有卒伍可言其爲掌五萃之右無疑蓋三右皆親王身任其事無府史胥徒故不使兼掌羣右而別立司右掌之如鄭說以賤臨貴司右事既難行且若然序官亦當列司右於戎右之上而不當在司士諸子之下周禮通例實相邇者相近也名相邇者相遠也司士掌士治及六軍之士古者文武不分諸子掌國子之倅授之車甲司右掌勇力之士職以賴从三右及五僕皆親王命官亦職以賴从司右與三右無關猶太僕五職與五僕無關也

禮哀公問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偉謂直猶正也順也直言之禮猶名正言順之禮蓋禮之多所曲諱

恆由於婚媾之不正如魯莊公許孟任爲夫人昭公諱吳
姬爲孟子而哀公亦立公子荆母爲夫人皆言之不正不
順者又安能以治人言旣不正不順則上下必不能相敬
觀哀公之怒躒夏及躒夏之對哀公其君臣上下之間不
相敬甚矣夫子此言固洞燭事幾也鄭注直言謂出政教
固屬未安陳氏集說謂或云當作朝廷於形聲皆不相近
直是塗改經文不得在破字之例且大戴禮哀公問於孔
子篇家語大婚解皆作直言則非譌字甚明

論語朞月注疏本作期阮氏校勘記期皇本作朞今坊刻
監本作朞而退補齋刻監本作期偉按集注於問喪章云
期音基而此章則訓謂周一歲之月而不作音

陸釋文此
章及問喪

愚慮錄

卷二

十

章音云明音基是陸與注疏本同是朱子本同皇本也

功令既遵集注則作基者是

周禮廩人正校人員選鄭注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蒞員者平之王氏應電曰馭夫以下蒞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廩人差而正之偉按賈疏云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馭馬已上並上官非廩人所正按馭夫中士廩人下士王說之非固不待辨然竊謂鄭說亦似未得鄭所謂圉師圉人雖賤於廩人然孟子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尊卑相去亦甚無幾以周禮通例核之當正其選於校人不當正其選於廩人蓋無可疑且校人爲掌馬總職尊官圉師圉人乃其所屬末吏不當同併校人竊謂此句與

下三句爲綱謂選馬也按說文員物數也段注本爲物數
引申爲人數然則此當爲馬數矣蓋校人所屬諸職掌馬
唯廋人爲尤詳故校人十二閑之馬數皆令廋人正其選
下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其
選法也選時以此正之

孟子離婁章是以惟仁者下凡道揆先王之道及禮學難
善等字及所謂泄泄然不急救正者所指爲不能者皆當
貼法度言諸說隨文詮釋殊嫌前後渙散

書益稷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蔡傳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皋陶賡歌而責難
於君按林氏之奇云帝所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

喜是君之所望於臣也皋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望於君也說蓋爲蔡所本偉按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如林蔡說君臣皆不先自責而先責望人於義殊未合竊謂皋陶賡歌之先元首理分當然不待論舜歌之所以先股肱者乃是推尊臣下觀下帝拜可見二語皆平列不側串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此其義也

孟子雖萬鎰趙注言眾多也許氏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曰雖萬鎰應作價重而王貴愛之之意說約所謂物重則不得輕與人是也若如蒙引因對國家看謂價值之小便與必使語氣不順偉按許說是也如趙說

玉多自不得不使玉人治之雖字殊無謂矣 氏說亦是
唯謂作價值小便與必使語氣不順則未然如經文云雖
錙銖必使玉人彫琢之語氣何嘗不順竊謂萬鎰爲二十
萬兩是一玉值金萬二千五百斤矣如孟子意在輕玉必
不當舉此言之

周禮醢人箝菹先鄭云箝水中魚衣後鄭云箝箭萌陸釋
文箝音迨尔正作箝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段

氏漢讀攷云說文艸部曰落水平衣也从艸治聲

阮氏尔正校勘

記此艸生水中故字从艸从水台聲朱氏通訓亦云疑从水艸台聲當據正

此先鄭說也然則

先鄭本作落後鄭易落爲箝用尔正箭萌之訓郭景純引
周禮箝菹鴈醢用後鄭說也箝从竹急聲亦見說文而今

本周禮經文作箔實混誤不成字偉按段說是也釋文司
農徒來反則亦謂先鄭作箔矣竊謂其義當从先鄭不煩
破字下文既有荀蒞此不必有愆蒞古人蘋藻之屬本爲
祭品箔正其類又尔疋薄石衣郭注水蒞也今本箔作苔
釋文箔徒來
反今本作
苔當據正一名石髮江東食之偉按今肆中蒞菜亦名髮
菜是蒞今人尙食之後鄭好破字殊無謂至集韻諸書增
箔字則正據誤本周禮耳

禮文王世子一有元良鄭注一一人也孔疏一人謂世子
也言世子有大善陳氏集說一有書作一人偉按今讀者
皆改有字作人蓋用陳說竊按家語子貢問篇亦作一有
則非誤字甚明然注疏說亦殊可疑按左氏哀十六年傳

孔某卒公誅之曰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子贛曰俾一人非名也杜注天子俾一人此經方嚴辨父在則禮然則世子安得俾一人且經無人字弟云一亦嫌不辭竊謂一有猶皆有也禮運一得於天下疏以一皆得釋之陳云一得猶皆得也皆不誤此義當同上又父師徐氏師曾謂卽前師保傳義與書微子篇合是也一有元良謂樂正父師皆有大善之人也下云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者謂樂正父師皆有大善之人而萬國以貞者以能諭教世子之謂也

偉按書禹貢賦言錯者四冀言上上錯上上更無上則必

下錯弟二等矣揚言下上上錯明言上錯則錯弟六不下

錯弟八矣

蔡傳謂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誤本孔疏辨見下

梁言

下中三錯則上下皆錯一等與本等爲三也唯豫言錯上中今本孔傳謂上錯第一解家皆从之孔疏冀州下云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孔意以錯字在下卽爲下錯錯字在上卽爲上錯其說於揚州下上上錯說不去故又自解云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鄭氏曉因之家解錯上中謂皆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也竊謂禹以三品分九等者不過取其標目簡明非於每品之界有營域義例下上之視中下與上中之視上上等耳孔鄭殊強

作解事竊謂諸州皆先言本等而後言錯者以所錯者少故據本等立文而錯增見豫則所錯獨多統核之乃當上中故據錯立文而後言上中也所錯多至以錯立文則上錯下錯自當皆有可不必言矣

論語爲難能也集注子張行過高偉按行字當讀去聲或問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朱子意甚明白條辨有張恰好爲難能語時解豕將爲字說煞而注中行字讀平聲竊謂此爲字與孟子爲可幾及爲字同須活看如條辨說則然而字全無精彩矣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

持也鄭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其注中庸蒲盧亦同偉按揚雄法言學行篇螟蛉之子殫而逢果臝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是鄭所本後儒皆从之段成式酉易雜俎書叁多蠨蛸窠蠨蛸卽蜚蠊祝聲

可聽開而視之悉是小蜘蛛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按段意謂蜚蠊兼化桑蟲爲己子至陶氏本艸蠨蛸注始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艸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果臝負之言細腰之物無雌列子純雉其名穉蜚說文細腰純雉無子皆取青蟲教祝便變

成已子斯爲謬矣造詩者未嘗而夫子何爲因其僻邪按

陶說螺贏負螟蛉狀甚塙鑿駁詩則非蘇氏頌駁陶謂

陶所說卵如栗者未必祝蟲而成邵氏亦正正義取之

偉嘗屢剖視之其初卵細如粟時小蜘蛛近十數其後子

成蛹將蛻凡蜂子皆先成蛹然後蛻爲蜂唯其蛹係漸長故能食與蠶蛹不食者不同蓋在蛹蛻之間

唯一二而已則非化明甚李氏時珍謂其蜂雙雙往來必

是雌雄驗之亦塙羅氏亦正翼傅陶說實當物理而譏其

不知詩之本旨當已其訓似爲似續之似亦得唯以國君

之民爲他人所取爲說則用注疏義竊謂細翫詩義當以

朱子訓兄弟相戒者爲合唯朱子螟蛉螺贏仍用鄭說故

解中原二句謂興善道人皆可行本文二句謂興不似者

可教而似上下參差詩中殊無此興體竊謂本文二句與上二句本一例以庶民之取菽螺贏之取螟蛉喻勤於取善耳故又云教誨余子式穀似之

詩小宛序大夫刺幽王也朱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偉謂朱說小序義正相通蓋詩本爲兄弟相戒而作而以是詩聞之王乃卽所以刺王

說見上民勞板序

傳箋意在宗序而義多窒礙朱子德傳箋乃并德序亦似稍過諸篇多賴此

禮月令王瓜生偉按此凡數說鄭注羣挈也張氏廣疋葵菇瓠瓢王瓜也郭氏尔疋鉤藤姑注鉤瓢也一名王瓜釋文引字林云瓠瓢王瓜也本艸王瓜一名土瓜蘇氏頌曰

月令王瓜生卽此也廣疋土瓜芴也余疋菲芴注卽土瓜也高氏呂覽王菩生注菩或作瓜瓠瓠也其注淮南時則篇王瓜括樓也張氏慮曰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以大者爲善陳氏集說申鄭云葇拏本艸作菽葵說本陶氏按本艸有葇解有菽葵廣疋菽拏狗脊也本艸又別有狗脊攷其名傳則菽葵日華本艸名王瓜艸葇解日華名白菽葵本經狗脊名百枝吳普謂葇解亦名百枝別錄葇解名赤節吳普狗脊亦名赤節又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艸謂狗脊一名葇解別錄栝樓一名黃瓜牽引紛亂幾爲目眩頭暈竊謂月令紀候之物皆有定指張氏慮泛訓王爲大其誤顯然不待辨廣疋余疋郭注字林本艸訓義皆同當从之

鄭訓萆菴蓋因菝菴亦作菝菴有王瓜艸之名而萆菴又有白菝菴之名牽涉而誤然鄭名旣兩歧又本有未聞孰是語無庸深求高氏訓括樓則以瓠瓢與瓠瓢形近黃瓜與王瓜音混而誤廣正亦正注之土瓜白爲芴之別名與此王瓜之別名土瓜名偶同耳至萆菴菝菴狗脊併謂牽互故廣正亦誤以菝菴爲狗脊也其狀郭云實如瓠瓜正

亦味苦陸氏本州注今土瓜生離院借于熟時亦如強力

唐本注云葉似栝樓圓無叉缺

陶注栝樓葉有叉

子生青熟赤蘇

氏恭云瓜大似棗寇氏宗奭云瓜徑寸長二寸許上數圓下尖長七八月熟其中子如蠅頭李氏時珍謂三月生苗嫩時可茹其蔓一葉之下二鬚故俚人呼爲公公鬚葉

圓如馬蹶而有尖面青背淡澀而不光六七月開五出小
黃花成簇結子累累熟時有紅黃二色皮亦粗澀根可澄
粉甚白須深掘二三尺乃得正根江西人栽之取根作蔬食味如山藥
偉按王瓜之於栝樓葉相似但無歧實相似弟至小根皆
極深皆可澄粉入藥功用亦相近蓋一類二種也又王瓜
一名老鴉瓜李氏謂鴉喜食之是名瓜仍以實得名與栝
樓之名天瓜黃瓜同而陳氏云謂之瓜者以根之似自是
謬說又本艸菜部胡瓜亦名黃瓜李云張騫使西域得種
故名胡瓜陳藏器謂北人避石勒諱改呼黃瓜杜氏拾遺
錄謂隋大業四年避諱改胡瓜爲黃瓜說攷異今俗以月
令王瓜生卽此誤矣

論語詩三百朱注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偉按朱說本孔注義自可通然竊按六笙詩無辭商頌五篇爲前代詩孔子从周故不數及觀其編詩獨增卷末可見如此亦適合三百之數

古者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是詩章乃一代課士之功令故孔子編詩以尊周爲主而增商頌於末書則記載時事而不以爲功令故編書得首唐虞堯典漢書見而終周說文

詩敝筍序叁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云桓當作莊偉按朱子所以改序者蓋以文姜如叁春秋屢書於莊世而桓唯十八年一書竊謂易謹童牛之牯防閑正

當謹於其始觀申繻之諫以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爲辭是如叁之意起於文姜戀叁侯可見魯桓正苦微弱不能防閑耳叁人之刺猶申繻意也惠氏周惕云其从如雲隱然桓公亦在从之內可謂獨見郝氏敬云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傲笱耳故傲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

其魚魴鰾鄭箋鰾似魴而弱鱗正義引陸機疏鰾似魴厚而頭大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鰾或謂之鰾偉按陸說誤也鄭言似魴魴頭甚小若頭大卽不得似魴矣蓋鰾與鰾爲一魚頭不大頭大者鰾也別爲一魚今俗呼胖頭魚者是也按陸氏碑正鰾魚色白北土皆呼白鰾西征

賦素鰮揚鬚陸又云鰮好羣行故曰鰮鰮字从連連亦與義廣正云鰮鰮也李氏時珍云鰮魚頭小形扁細鱗肥腹其色取白按此魚俗正呼鰮魚狀李所云固似鰮也鰮字亦段用鰮辨見段氏說文鰮篆注漢書司馬相如傳鰮鰮鰮郭氏

璞注鰮似鰮而黑正字通鰮魚俗呼黑鰮說文鰮鰮二篆

聯比而鰮篆別出

許亦不言鰮鰮爲一然上文鰮鰮實一魚也亦不以鰮爲鰮矣李氏云鰮之美在腹鰮之美在頭首

有大小之殊色有黑白之異偉目驗之李說不可易也

余正鰮鰮郭注鰮鰮也邢疏今鰮魚也又云舍人云鰮一

名鰮郭所不取詩魚麗鰮鰮孔疏釋傳謂徧檢諸本或作

鰮鰮或作鰮鰮定本鰮鰮鰮與鰮音同偉按郭注誤也詩

定本作鯛亦誤詩鯪鯪疏孫炎以爲鯪鯪一魚是孫氏同

舍人矣彼經釋文毛及前儒鯪爲鯪焦氏循云毛於鯪訓

鯪見衛風於鯪訓鮪則鯪亦必訓鮪竊謂焦說甚精當毛作

鯪鮪無疑也其鯛之別名字當作鯪說文鯛下云一曰鯪

也鯪下云鯛也本艸鯪魚本經本作蠡魚此經釋文鯪字或作蠡又作蠡

蓋後人因郭既訓鯪義改經文就之段氏謂後人所改說是蠡卽鯪以母代子字又名

鯛魚是本經正與說文合也陶氏本艸注蠡今皆作鯪字

是陶意亦謂當作蠡矣鯪爲鮪郭訓鮪爲鯪魚不誤今俗

猶呼之鯪渾也謂其形渾然也鮪鯪雙聲字鯪之言圓也

形似青魚但背不青爲異畜魚者飼以艸故亦名艸魚鯪

亦名烏魚首有七星字亦作鯪廣疋鯪鰲鯛也至本艸圖

經以爲黑鰐陸氏埤正以爲元鰐綱目以爲烏鰐則皆因

郭注而誤而本經自不誤也

李氏時珍謂首有七星夜朝北斗有自然之體故謂之鰐

鰐

又按鰐陶注以爲公蠺蛇所化然亦有相生者性至

難死猶有蛇性李氏時珍謂頭尾相等頗類腹蛇背腹有
鬣連尾尾無歧形狀可憎氣息腥惡北人絕之韓詩外傳
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鰐魚南假子曰閭君子不食鰐
魚偉接近時北人猶無食此者是北人之不食鰐古今所
同詩作於北人何以歌爲佐酒佳品乎若鱣魚則今北人
燕會皆珍之亦正當从舍人爲鰐鮓連文相訓無疑其下
文鰐大鰐小者鮓自爲釋鰐與此文不涉其說文鰐鰐也
鰐鰐也當別爲一魚按廣韻鰐大鰐也說文鰐大鰐也是

鮎鱧二魚古本有通名者六書故鯪同鰾鰾亦鮎屬王氏引之云今揚州人謂大鮎爲鰾子故鰾亦通名鰾許不必全用余正文也

鰾鮎郭注鰾今偃額白魚

偃額諸本皆作鰾惟六書故引作偃鮎

別名鰾江

東呼鮎爲鰾邢疏孫炎曰鰾一名鮎偉按孫注當从郭以爲二魚者誤按詩鰾鰾傳鰾鮎也說文鮎鰾也鰾或作鰾詩釋文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鰾是陸所見不獨毛矣羅氏余正翼鰾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是偃額正是鮎魚郭所云白魚者卽廣疋所云鮎鰾也玉篇鰾白魚也字亦作鰾說苑政理篇謂之陽鰾尙書大傳橋木高而仰白魚頭尾俱昂故名今俗猶呼鰾嘴白正

與僂額相反不知郭何以云余若鮎魚則額正假什與諸
魚迥別又說文鰕白魚也當別爲一種卽鯿也一名鯿魚
與鱗形狀無別而有大小之殊本二種也段氏引漢書鰕
生指爲小魚得之諸家多與鱗混

蝸蛄蝓郭注木中蠹蟲蝓蛄蟻蟻蟻蟻注在糞土中蝓蛄蝓蛄注在

木中今雖通名爲蝸按郭意謂在木中者雖通名

文桑蠹漢書桂蠹之屬蝸非謂蝸蟻亦通名蝸也桑蠹注卽蛄蛄邢疏蟻蟻也蟻

蟻也蛄蛄也蛄蛄也桑蠹也蛄也一蟲而六名也偉按注

不誤邢說誤也蟻蟻蟻蟻爲一蟲在土中蟻蟻蛄蛄蛄爲

一蟲在木中桑蠹則專指在桑者又蛄中之一種也然誤

不自邢始方言蟻蟻謂之蟻王氏引之云自關而東謂之

蟻與蟻同

蟪蛄詩碩人疏引孫炎說同庶正蛭蜎蝓地蠶蠹蟪蛄
蟪也陶宏景蘇頌本艸注皆不免混涉而孔疏豕有一蟲
六名之說爲邢所本陳氏藏器曰蟪蛄居糞土中身短足
長背有毛筋陶氏云以背滾行从夏入秋蛻而爲蟪蛄蟪蛄在朽木
中按今驗在生木中朽木反不食陳說尙小誤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筋至春雨
後化爲天牛按陳說是也據廣正名地蠶則不在木名蠶
說文蠶或作蠶象蟲在木中則不在土其爲二物明矣
蟪蛄蟪蛄按此凡兩讀詩碩人疏引孫炎云蟪蛄謂之蟪
蛄本艸經蟪蛄別錄一名蜎齊一名敦齊蜎敦皆蟪之聲
轉齊卽蟪孟子蟪食實者此以蟪蛄爲句蟪爲句也莊子
烏足之根爲蟪蛄方言蟪蛄謂之蟪王充論衡無形篇蟪

蟠化而爲復育說文齋齋蠹也蠹齋蠹也太平御覽引陸機疏蟠蟠生糞土中又引博物志蟠蟠以背行駛於用足此以蟠爲句蟠蟠爲句也郝氏懿行謂蟠蟠名蟠蟠名蛄分明不誤偉按蟠蟠之稱所來已古未可便非然於介正文義似郝說爲順也

蟠齋桑郭注似天牛角長體有白點喜齋桑樹作孔入其中偉按陳氏藏器云蟠蟠化爲天牛兩角如牛角色黑背有白點竊謂化飛之蟲無再入木孔之理蓋齋桑而生子其中復爲桑蠹可目驗也又按蟠諸家皆謂卽天牛郭云似天牛郝氏懿行謂天牛夏月有之俗言出則主雨今齋桑蟲形似天牛淺黃色角差短說者多不辨之偉按郝說

未知何本今俗呼齧桑者爲桑牛會於剖桑木狀如郭陳時見初蛻者所說非淺黃色也

論語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朱子於或問謂或能終日不失或能終月不失至集注則改爲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又引張子內外賓主之語語類彖謂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偉按其餘包會冉閔在內集注及語類畢竟似太低看聖門鄙意謂宜从或問至極也謂以日月不違爲極至斷不能及三月耳

禮仲尼燕居夏箒序興孔疏謂大夏文舞之樂偉謂夏卽翟也書羽畎夏翟彼疏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

愚慮錄

卷二

三

取此名也不誤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夏者其類有六曰

蜚曰搖曰葛曰苗曰希曰踰

賈疏尔正釋鳥文

詩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是夏與籥皆文舞所執也經文罔君相見是諸侯禮
諸侯不得用前代之樂大夏非其所也其陳有韶宋有桑
林是天子之事守魯有四代樂則成王褒周公所賜非此
無用前代樂者至之有韶乃得之陳完之奔微僭相承故
家用之猶季氏僭雖微已

孟子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偉謂此卽指冉有言孟子蓋
謂冉有見棄孔子如此然論其罪尙不及連諸侯者況善
戰者乎愿敘三語正爲上文況於句還案也蓋冉有以藝
事之選行足民之略其辟艸萊任土地必有迥異他人處

無曠土無遊民故賦入自倍其富季氏自必以此致之必
非培克之爲論語謂之聚斂特甚其辭以責之孔子所以
棄之者以季氏愈富強則公室愈弱禍將有不可言者耳
孟子先著無能改於其德句可味若泛說則土地闢田野
治孟子方謂當慶以地何前後矛盾乃爾乎

尔正蠪蛸長跖

詩作蠪尔正作蠪見阮氏校勘記說文亦作蠪郭注小鼃鼃長腳

者俗呼爲喜子詩蠪蛸在戶孔疏引陸機疏蠪蛸長跖一

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
至有喜也幽州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此郭所
本偉謂陸郭皆誤喜子特較蜘蛛爲扁未嘗小也不能作
網惟貼壁作白幕如錢故本艸拾遺名壁錢亦名壁鏡言

其幕光白如鏡也亦未嘗在戶且詩下云亦可畏伊可懷
是明有可畏意在若來著有喜是可喜矣何須言亦可畏
乎按朱子詩傳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偉按朱說當从今一種小蜘蛛身狹長足較蜘蛛爲長其
在網常聚足參差向前若木之櫺梢然故名蠨蛸凡蜘蛛
伸縮蠨蛸足不能
縮惟聚向前而已志不在遠好在戶間布網伺蠅蜘蛛
志在
蟬蝶蜘蛛故不故詩言在戶今正則謂之長踦郝氏懿行
在戶間作網

謂此蟲作網但有縱理而無橫文如絡絲之狀蓋亦疑郭
注爲非然其所言之蟲僅能著絲戶角不礙人出入於可
畏意無關且其足較蜘蛛未爲長也又偉館葉邨見叁後
老松鼓間有小蜘蛛綠色大僅如豆而足極長可三四寸

許狀可憎怖此又別一種亦非詩正所云

儀禮特牲饋食禮賓北面拜主人奠觶於薦北賓坐取觶
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賈疏於賓北面拜下云主人西面授
賓北面答拜敖氏繼公云主人既奠則復北面拜文不具
耳偉謂東面下拜字衍也鄉飲燕射諸禮賓受酬皆無重
拜有司徹主人酬長賓亦然注云還東面就其位薦西是
鄭本原無拜字也賈敖皆誤

禮仲尼燕居不能詩於禮繆偉謂禮本於性情不能詩則
不能理性情以歸於正是禮之从出処先昧矣其於施設
有不繆乎

尔正鴈鵠郭注卽鷗鷺也觥頭曲如鉤食魚陶氏宏景云

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雛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楊孚異物志云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段氏酉陽雜俎兔吐子鷓鴣吐雛寇氏宗奭云曾於公廨后見其巢下有碧色卵殼布地陶說誤也偉按今漁家畜以捕魚曾目覩其卵如雞卵而碧色寇說是也而段氏注說文尙據楊說以解鷓鴣字殊增會郭注固不言胎生也又按李氏時珍云一種鷓鴣鳥或作鷓似鷓鴣而色白人以爲白鷓鴣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周所謂白鷓鴣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爲鷓鴣蓋鷓鴣聲相近耳偉嘗詢諸漁人云吐雛者俗呼大水胡壺亦呼白鷓鴣謂其善取魚如鷓鴣也張

口甚大觜長可二尺鳥亦較鷗鷺爲大疑白鷗鷺之名已古故諸說豕誤以解尔正鷗鷺

攷工記輪人下直二枚鄭注下直二枚者鑿孔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益之尊終平不豕撓也偉按鄭意蓋謂鑿孔則上低二分弓菑則下削二分注云平剡者弓菑本下撓故剡其下轉爲平也若本不下撓而剡其下則向上勢太過難爲宇曲而繞部將成滂以菑內鑿則弓上向之勢彌勁然後強曲

弓之外端三分弓之一以爲宇曲則弓雖下曲而有力卽豕衣經雨重而不下撓也疏解平剡下二分似欠明晰

周禮司服鄭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劉氏彝

云鄭說非也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
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鄭氏鏐云日月星辰登於旌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裘君
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此經文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如王則衮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
十二章可知且天子國十有二門旗十有二旂馬十有二
閑圭尺有二寸禮物十有二牢其取法於天之大數者非
一何獨於服而有異哉偉按周天子服十二章經中亦有
明證禮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無日月星辰則不得言
象天故鄭彼注亦謂有日月星辰之章唯鄭欲自護其說
因指彼文爲魯禮竊謂彼經明言王則非魯禮甚著而皇

氏袒鄭謂魯用王禮故傅王可謂謬說且周天子服九章而魯侯反服十二章於義安乎又彼文郊之祭也上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於魯固何所取乎又其上云天子大社下云天子大蜡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天子樹瓜華則爲天子禮無疑又彼上文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不得強指爲夏殷之禮故知被表象天必爲周天子服也鄭注之斷爲九章者意以服傅衮冕衮亦作卷義取於龍注周登龍於山賈疏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衮龍乎故玉藻言龍衮以祭若有日月星辰則不當以衮名偉按禮明堂位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而詩閟宮言龍旂承祀旂有日月可專舉龍以名爲龍旂則衣有日月星辰亦何不可專舉龍以名爲龍衮乎

蓋古人稱名不拘猶書之梓材詩之巧言舉目不必定在首也

禮仲尼燕居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鄭注見其不達於禮孔疏夔於禮其窮困與偉疑窮如窮理盡性之窮此句緊承上行之其在人乎來子貢意唯夔能窮行禮之原與言行禮之人而舉夔爲問者以其上方言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夔既能詩能樂而舜命夔教胄有直寬剛簡之語當亦不薄於德故當時伯夷曾讓夔典禮故子貢舉之也觀下節偏字緊从素字轉出是夫子之答正鍼對子貢意發論其云是以傳於此名也謂傳知樂之名節首古之人與古之人也末又重言

古之人也有不足而又不欲輕非意注疏說似於當日問答神情不協

禮坊記民猶淫佚而亂於族鄭注亂族犯非如匹也疏謂坊人同姓淫佚之事偉按族如左氏僖十年傳民不祀非族文十八年十六族之族謂種類也亂族如呂政蕭寶寅之屬上文雖有姑姊妹女子云云然泛指者多姑姊妹女子子特其一端此總結語不得專以宗族言注疏說似非五月下同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鄭注仁亦當作民聲之誤偉按古人字多假仁爲之此仁卽人字也

易十二辟卦之說始於焦延壽爲其說者以復當建子月

姤當建午月餘以序配先儒皆無異說偉竊疑之夫易有純含純易之卦而歲無純含純易之月則自合以含易之偏數至極者當二純卦易生於冬至含生於夏至此決無可疑者朱子謂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又是易至云从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恐皆未可據是易至大雪適消至半晝由是入十一月卽漸不及半晝漸消至冬至而盡而下卽復生其漸生未及小寒則不及半晝至小寒適半晝而卽轉入十二月矣是冬至前後半月易皆未及半晝未及半晝則當以無易晝論夏至亦然故竊謂純乾當配五月純坤當配十一月含固生於易極而易固生於含極也由是以推立冬以後一晝外不及有半大雪尙存大半晝則當以一晝論故十月當配剝小寒以後漸

過於半晝未及立春尙未至一晝有半則亦當以一晝論
故十二月當配復四六月亦然如是則否泰三舍三易之
卦正當春秋二分爲舍易平分似較爲四達不悖又按復
象傳言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正十二月之事
今古所同至極也至日者言一歲之日至此極止卽月令
日窮於次意若以爲冬至則虞書及王制皆云十有一月
北巡守不羃相背戾乎然則孔子固以復當十二月矣舊
說特以舍易之生爲姤復而不知四九之月舍易固未偏
數至極不可當純舍純易卦且亂固生於極治而治亦正
生於極亂也若詩及左氏傳以已月爲正易之月則以午
月舍生故以已月爲易之正盛已月未盡之舍分數多於

午月初生之會而以巳月爲正盛者一退勢一進勢也總之以姤復之一會一易謂始生於冬夏至則可以姤復分配子午月則不可以其月上十五日尙在消數分內也

儀禮士虞禮記將旦而祔則薦鄭注薦謂卒哭之祭敖氏云此薦在卒哭之夕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惟主告神以祔期故其禮略曩者旣餞尸而送神今復薦於寢以神不可測雖已送之焉知其不在寢也偉按敖說殊無據薦本祭之通傳不得強生訓解然上句云家卒哭翫文義則此薦與卒哭自是兩事鄭說亦恐未然竊疑此薦是指餞尸云將旦而祔則薦者謂餞尸之薦爲次日將祔而設也少牢饋食禮主人酌獻上佐食節佐食祭酒卒爵拜敖氏

繼公云拜蓋衍文偉按敖說得之

御案云祝尙不拜既爵則佐食可知偉按上文主人獻祝節卒爵興鄭注亦如佐食授爵乃興翫亦如字是鄭本佐食祭酒卒爵下本無拜字也又按特牲主婦獻佐食云如初謂如主人儀也此文主婦獻佐食不拜既爵則主人儀同可知反覆參證拜爲衍字蓋無可疑其祝佐食所以特牲拜卒角而此不拜既爵者鄭注大夫祝佐食賤御案以賓尸故略於正祭之旁禮偉按二義互補也

書盤庚下邦伯今本孔傳二伯及州牧也蔡傳則以諸侯當之偉按蔡所以易孔者蓋以方伯主天下諸侯不當在畿內而王制有內諸侯祿也文耳竊按唐虞時四岳主天

下諸侯而堯舜於諸事皆名之是常處朝廷統與畿內之事可知殷之二伯唐虞之四岳也又曲禮下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五官爲殷時制是殷之方伯卽五官之長兼之又安得不常處朝廷若王制內諸侯特借外諸侯對舉成文耳他經固無以王朝公卿爲諸侯者且以邦伯爲內諸侯之公卿於下文師長爲複方伯亦公卿兼之而公卿不皆爲方伯故或舉重言邦伯其不爲方伯者則以師長盡之又月令春秋迎氣王朝亦有諸侯然朝覲之賓率之迎氣則可於畿內民事無關盤庚不當咨及故竊疑孔得蔡失惟孔言及州牧則王制言八州八伯是王畿之州無州牧甚明其說亦非

禮表記仁之難成久矣凡兩見薄按上句是指成己之仁

言下句是指成人之仁言兩觀下文義自見

詩載芟胡考之甯又絲衣胡考之休儀禮少牢饋食禮胡

壽保建家室左氏僖二十二年傳雖及胡耆偉按胡老人

項下垂胡也

說文胡牛頤頤也老人項下皮垂似之

此與眉之長毫背之鮐

紋皆爲壽徵故經文以配壽考耆等字周書謚法彌年壽

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義皆本此詩毛傳胡壽也左杜解

胡耆元老之稱雖於經訓未背而字義殊欠明晰或又訓

遐訓遠則更紆曲矣

說文自鼻也象鼻形段注今義从也己也自然也皆引申

義偉按說文皇篆下云自始也今俗以作始生子爲鼻子

是始生卽从生義

蓋人之胚胎先受形

故引申得爲从其所以得

引申爲己者竊疑鼻居面中有主象凡俗人爭辨於誇己

處恆反指其鼻言我故鼻又得引申爲己

求文義於古初恆於粗淺近俗

應得

自然與自在自如意略同則又己義之引申矣

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偉

按衣繪蓋取象天地裳繡蓋取象人事日月天之取明者

天之下示者爲星辰地之上配者爲山

左氏莊二十二年傳山嶽則配天

故昔人云下爲河嶽上爲日星也龍華蟲飛潛之物也下

舉潛上舉飛括地諸有矣必舉龍與華蟲者龍變化取其

有爲華蟲耿介取其有守也人事不外文武二柄文莫重

於禮禮莫先於祭宗彝祭器藻祭品故裳繡尊之火粉米

養生之具也黼象斧形黻畫爲亞象重弓

黻義見阮氏學經室集舊解謂

鳳已相背者誤皆武所有事也日月天也龍華蟲地也星辰山則介天地之間宗彝藻文也黼黻武也火粉米則介文武之間蓋饗饗祭禮所重而糧糈炊器亦軍營所要也
尔正鷄鷩鳥郭注似雉青身白頭偉按釋文胡字或作鷩玉篇亦云鷩鷩鳥是字本作胡加鳥俗字也按經中胡考胡壽胡耆胡本謂老人項下垂胡引申之亦得爲老壽之偁詩毛傳胡壽也此鳥白頭白頭亦老壽之象故名胡鳥又按郝氏義疏引吳志諸葛恪傳注所引江表傳白頭翁謂卽此鳥偉按今俗名白頭翁者大僅如雀亦白頭身青褐色畫家多繪之郭云似雉則非今所謂白頭翁者矣未知江表傳果何指也

穀梁昭八年傳擯禽旅范注擯取眾禽偉按禮樂記進旅
退旅鄭注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叁一也此旅字義當
同之郊特牲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
服其志不貪其得鄭注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意正與此相
發蓋上文明言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習武取尙叁一故牧
誓言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叁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叁焉是以田獵擬之亦須旅進雖當前有禽可
豔豔卽字不得離伍獨出取之故云擯禽旅如注說旣與上
下文義不協又與王制諸侯不掩羣鼎背楊疏知其失欲
曲通之而卒末田也

書高宗彤日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

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其高宗彤日末句云典祀

無豐于昵偉按蔡傳以昵爲禰廟說本馬

見釋文王義正

已然豕執此謂彤祭在禰廟而以序言湯廟者爲非則未然
林氏之奇云豐于昵必殺于祖竊謂林說是也雉所以升
湯廟鼎耳而雉者所以著其簡略已甚廟若無人之罪也
必于湯廟者祥發于所重也又按史記載此篇略與序及
經文同其末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豕作高宗彤日及訓按經文既
傳高宗若作於高宗時則當稱王則史說殊爲可信是序紀作書之事
史更詳作書之時文正相足而凡謂祖庚祭高宗之廟及
祖己述高宗事以戒祖庚紛紛之說恐皆未是

禮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鄭注役之言爲也偉按注義似紆竊謂役當與少儀謂之社稷之役役字同意下爲上行事之名也蓋恭儉者仁之實然君子不敢侈然自行仁也以己之恭儉求爲上行仁而已信讓者禮之實然君子不敢汰然自行禮也以己之信讓求爲上行禮而已兩役字極可翫味書康誥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正與此互相發

儀禮有司徹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鼎西並皆西縮鄭注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清羊肉清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清豕脊清魚敖氏繼公云其北俎次賓以羞羊匕清豕匕

清其南俎司馬以羞羊肉清司士以羞豕胛清魚俸按鄭
漏次賓誠誤賈疏已辨之其羊匕清羊肉清同一俎豕匕
清豕胛清魚同一俎之說蓋塙不可易敖之所以易鄭者
蓋以羞羊匕清之後卽羞羊肉清豕匕清豕胛亦然兩俎
相間爲用前俎旣羞後俎卽載於事爲捷如以羊匕清俎
降後載羊肉清恐濡滯致妨尸待不知羊豕臭味各異如
以羊匕清羊肉清俎不洗而羞豕匕清豕肉清經無洗其俎文其
臭味之不投特甚不堪食也若豕俎載魚則無是慮故可
通用又以羊匕清俎羞羊肉清特堂上一往返間耳諸
禮中如獻酢酬諸節皆須以一爵往返堂上下不嫌久待
況此次賓降後尸有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

以興主人北面於東楹東答拜諸節何事急急爲乎又下
句覆二疏匕於其上皆西縮是經明謂二俎各覆一匕若
一俎不差匕清則覆匕何爲乎敖謂南非匕清之俎亦覆
匕於其上者事未至權加之耳其爲曲說顯然敖又云此
俎將載則更以豕匕加於其北俎旣則反之尤近鑿空肌
造惟鄭云南俎載羊北俎載豕魚似與羊鼎在北豕魚鼎
在南相反恐未爲然下注尸俎謂羊鼎西第一俎賈疏在
南侑俎謂羊鼎西之北俎其誤亦同

穀梁僖四年傳於召陵得志平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范注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偉按得
志者不得志也當與以者不以者也桓十四
年傳文吉禘者不吉

者也

閏二年傳文

一例看得志乎桓公言桓公得其志蓋桓公

頓兵方城漢水無奈楚何進不能克退將失伯幾於罔窮
今幸得屈完盟於召陵可以藉手班師是桓公何得志如
之然以此爲得志則正桓之不得志耳故下云以桓公得
志爲僅矣注說既不合傳例下句亦接不上

我將問諸江范注問江邊之民有見之者不偉謂此屈完
戲玩桓公之辭江當直指江水說左氏君其問諸水濱辭
意略同屈完之辭如此而桓公乃以盟爲得志而退則足
以見其得志之爲僅矣注殊未得傳意楊疏楚人不服罪
不指王之死処而云問諸江也意亦不以注說爲然矣
禮表記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偉謂命卽天

愚慮錄

卷二

壽

賦於人之命兼理氣言蓋同此理氣賦諸有形則爲命返諸無形則爲鬼人不知吾身之命與鬼無二理二氣故於鬼則嚴憚之於己之命則玩褻之故一則親而不尊一則尊而不親論語未知生焉知死正與此互相發下節夏道尊命卽本節命字

欽定義疏尊命但順其民彝物則之自然而無所勉強

殷人尊

神神卽本節鬼字

欽定義疏尊神則用其鼓舞變化之妙

周人尊禮則命

之著於迹而鬼神之發於暴者

樂記幽則有鬼神神明則有禮樂

注疏命以

政令言於親而不尊殊說不去應氏鏞云命者造化之所以示人者也暴而易見故人玩之亦嫌牽強且其解下節命字則亦以政令言尤近剛歧

穀梁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天子無出出失天下

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偉按傳謂王失天下故書出雖失而人莫敢有其天下故猶得書居與諸侯之出而國爲人有書出奔者不同出居云者言雖出而猶居其位也范注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正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又云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殊皆未安六月下同書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本孔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鄭氏康成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王氏後案云鄭意以王父母弟卽从父昆弟與己同祖者故以爲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曰从父昆弟而曰

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蔡傳昆弟先王之胤也
按蔡意蓋同鄭王氏樵云案文勢蓋謂王父弟與母弟耳
王父弟卽从兄弟也偉按此當从孔說如鄭說紂尙有親
昆弟不應舉其疏者且旣爲祖父母之族無緣得言母弟
如王說則弟字分承王父字母字而王父上又須添一从
字於文勢殊不順竊謂諸說之所以易孔者蓋以祖之昆
弟不合直僂王父耳偉謂古人簡質天子之伯叔祖伯叔
父本有直以祖若父僂者文侯之命直僂爲父義和疏者
如此親者可知其書云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可直僂祖
何不可直僂王父乎蓋王父是舉其最尊母弟是舉其最
親二者棄而宗族無不棄矣孔疏舉尊親以見卑疏是已

惟疏云遺亦棄也則於文義不順陳氏櫟云如昭三年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得之又孔傳不接之以道以迪訓道于文義亦未慙史記周本紀作不用按尔正釋詁迪進也漢書楊雄傳注迪由也進由皆與用義近史記說可從禮大學身有所忿懣偉疑身字當自爲句如字讀爲下四行之綱下章人字亦一字自爲句爲下五行之綱是其例忿懣等字自當貼心說孔疏以忿懣等字貼身言毛氏奇齡力持之說皆非是正字只泛指持已接物言章句以用之所行言亦推向外面說蓋謂凡人之身內有忿懣等心則持已接物必不能得其正不得其正卽下章之辟彼以身家交關也言故指所施此以如此既不破字且塙是於身心身交關也言故原所發心交關處上發論而其下接出心不在焉句亦分外有精

彩未煞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尤覺神迴氣合

孟子外丙二年仲王四年趙注外丙立二年仲王立四年

與竹書紀年史記合

史記作三
年歲不同

程子云湯崩時外丙方二

歲仲王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與孔沖遠尙書疏合

翟氏灝引四書正事括略曰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

丙二歲王四歲則仲王爲外丙兄何後之邪偉按翟所引

是也然不僅惟是竊謂商之以甲乙稱者皆帝者之號譙

氏周謂死僂厖主曰甲意略近之觀湯名履而號天乙紂

名受而號帝辛可見

竹書商二十九主甲乙外
皆別有名或不爲無據

外此則商王諸

子皆嚚若良

見竹書及
西京雜記

若比干若啟皆不得冢甲乙之號

太丁之以丁稱者蓋自鯀配夏郊追崇漸起太甲履尊自

合爲父立廟作主故得以丁傅若外丙仲壬皆不卽位則與囂良比啟等耳何得有丙壬之號乎孔氏以伊訓序成湯旣沒太甲元年爲丙壬未嘗卽位之證江氏尙書集注云成湯之沒久矣於此言成湯旣沒者蓋三篇皆傳述成湯三篇謂伊訓肆命祖后故推本之耳偉按江說得之序言旣者本包遠近言如周官序言成王旣黜殷命成之黜殷命亦久在前是其例也

偉按尙書古文眞僞諸說紛紜今以經文讀之今文皆環迴往復反覆譬曉如今人聚坐說話一般古文率多堆砌格言成文如太上感應篇一般其可疑不特朱子所云難讀易讀已也

穀梁襄十八年傳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范注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讎則亦病矣偉按上文非圍而曰圍叁有大焉亦有病焉謂於叁有大之之辭有病之之辭下云非大而足同與是申明有大焉句又云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是申明有病焉句病仍當貼叁說病如左氏宣十五年傳寡君使元以病告之病謂困也

病本謂疾困引申之

凡困皆得言病

謂叁爲諸侯所同罪則亦困矣注說失之

孟子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集注引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便於經文不順其引張子論妄製一條尤爲難解至語類以命

字兼氣稟氣數言家愈至糾紛偉按孟子承子思之學多
本中庸爲說此節當與唯天下至聖節參看仁義禮智卽
寬裕溫柔四項聖人卽聰明睿智皆以生質言蓋生質仁
者其於父子必非眾人可及他處仁義禮智皆當切己說此獨當懸空說文勢然也
生質義者之於君臣生質禮者之於賓主生質智者之於
賢者生質聖者之於天道皆然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皆舉重者而言以其
得天獨優故曰命也命者猶俗言天資生就意然論夫渾
然至善之性則我與彼亦未嘗有異君子知有性可據以
施復焉執焉之功故惟力於下學而不復論天資故曰有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自省覺五者皆不及固皆當致力不
可委之於命或一二端優而其餘不
及亦當致力以求其各優若弟以所上節性也有命焉云
優者自見卽非君子不謂命之心矣

云命字深於性字此節怡性字深於命字又按李氏光地云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君子也野人也之比偉按口之於味五者亦未嘗不是性仁之於父子五者亦未嘗不是命下兩不謂乃君子用力拗轉以自作其下學之氣之詞與論語所謂野人實非野人君子實非君子者不同李說非是

書咸乂序毫有祥桑穀其生於朝孔疏祥字句朝字句偉按當穀字讀朝字句觀史記殷本紀而祥桑枯死而去及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可見祥桑穀者猶周禮蒼族氏言天鳥也

洪範五行之序偉按萬物之生厥初皆水則渾濛肇判水

爲最先可知水不得火不能生物則生物之先火次於水
可知水火既代先天乾坤行事雨暘迭作寒燠相資而諸
物之生植居動先故木次之盈大地者皆木也木總魚不
得金人無奈木何卽無奈水火土何故金次之生人居食
服御之需無一不賴於金此金所以得配水火木土也土
者萬物之所歸也終盡之後必歸於土故以之終焉又按
水火木金非土不麗元黃反覆土不終盡以爲將來生水
火木金之基是土者所以成終而卽所以成始也貞下卽
起元誠信可求仁其理同也

偉按五行相克金之克木以剛克柔也水之克火以柔克
剛也火之克金以剛克剛也木之克土以柔克柔也惟土

之克水禦水而水初不爲土傷堙水而水卽安伏土中其
正直治平康之象乎然則三德亦原本五行

禮表記辭欲巧鄭注巧謂順而說也石梁王氏云決非孔
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陳氏集說巧當作考偉按此承
上句情欲信來謂情則欲其信實而辭則不可一味僿直
當加討論脩飾潤色之功朱子論語注巧好以好辭行信
情乃適所以相滲鄭謂順而說者不誤王氏據論語斷非
聖言不知古人美惡不嫌同辭大正令儀令色亦卽論語
令色字也但當以意逆志耳孟子是乃仁術也朱注術謂
不好字出巧言與說辭邪辭等自是不同夫子言巧言令
色惡矣仁者正以其襲取仁之言色恐其致亂仁故以
鮮字決之若鼓辭等字不必言鮮陳氏破字亦鑿空無據
仁矣以信情爲馬之本又同適是

禮表記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鄭注上句謂唯宮室
欲改易者得卜之耳注下句謂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
可知偉按鄭說於經文宅処字本未爲順孔疏謂宅及寢
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項氏安世云但卜寢室之所宅不
卜宗廟之所処皆承鄭說而誤張子謂諸侯適它國惟卜
宅寢室而已竊謂上文明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不筮則
不卜可知張說殊異與經背其解不卜処太廟句謂舍諸
侯祖廟爲常故不卜按此解於本句可通然上句未見爲
在它國則此句自當一例亦不當以居它國言陳氏集說
略用張說而太廟則本國它國混之尤近舍鋤竊謂二句
皆指処本國言宅処皆居也天子諸侯路寢成將居則卜

之其移居他室亦然猶後世卜進屋日也太廟謂月令四時所處之太廟舉太廟卽包左百个矣循月遞交故不須卜此唯天子所獨故特言天子

詩參風著鄭箋謂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倖按儀禮昏禮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从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是女直从壻出無相俟之節鄭謂从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以自圓其說按昏禮女出就車時著若庭皆無壻揖女之文鄭殊鑿空添出孔疏欲強通其說引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文謂夫家引人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每門揖下不知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諸禮具在安見夫茲不揖

下堂而出時有揖乎女家無壻俟女之節女至壻家則壻當俟于門外不當于著于庭于堂據此則詩非陳親迎禮甚明朱傳引東萊呂氏說謂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是已然其意以爲女所自作則于著于庭于堂不應俟有三地呂以于庭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于堂謂升自西階之時則昏禮女隨壻入亦無相俟之節其鑿空添出正與鄭同竊按序云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泛指時俗則固當有于著于庭于堂之不同始著次庭次堂亦見世俗簡禮一解甚一解也言我者詩人代身字文家常然

禮緇衣禹立三年百姓以仁家焉豈必盡仁鄭注百姓傲禹爲仁非本性能仁陳氏集說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

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偉謂豈必盡仁者言其初百姓豈必盡爲仁人乎因禹立三年倣之而後以仁教耳論語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亦謂其民初固有不仁者鄭意是而措語則過

民之不仁由于氣稟習染不當言本性

陳說殊曲

而禁人以行鄭注禁猶謹也孔疏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偉謂禁人以行者謂君子禁人以己之行耳蓋君子制行方嚴則民自莫敢爲非是卽君子之所以禁人也此與上句言字及下剛句言行字皆當貼君子說謂君子道入以其言故于一言之發必先自慮其所終君子禁人以其行故于一行之動必先自稽其所蔽至則民句始推及

其功效下引詩及大疋仍是歸重君子意注疏失之

書洪範八曰師偉謂師謂教民者司徒雖敷五教然虞之

太學掌于樂正后夔則小學之庠自當隸之后夔爲伯夷

之副則虞時師弟之政不屬于司徒可知故須別爲一政

治民不外先養後教故入政以食始以師終也今本孔傳

及鄭康成皆以師旅言竊謂洪範禹作于治水之時篇中

箕子增益者然一日等句則爲禹作無疑否則不成爲九疇矣當在虞世虞世兵刑同官

上文司寇已包兵矣此不嫌複出乎虞書有司空司徒而

司寇則名士此云司寇者按治寇非用兵不可以司寇名

官本重兵一邊甘誓云乃召六卿則夏時兵刑已分兵刑

分則專掌刑者必不以司寇名可知而舜命皋陶本有寇

賊姦宄語是司寇之名必起于有虞兵刑未分之時而自

夏以來豕相承因之故禹亦承司空司徒曰司寇也

司空尊于

司徒亦是虞制

又按左氏昭十七年傳睢鳩氏司馬也爽鳩氏司

寇也此郟子以後名解前官少皞時但有睢鳩爽鳩名無

司馬司寇名也其司馬司寇少皞分而唐虞合者

舜命皋陶不咨

皋陶受命不讓是即舊職申之故知唐亦同虞也

帝王之興暴庸創制不必盡因

少皞自分唐虞自合至夏以後豕分不復合耳

曲禮下天

有司馬司寇是殷時二官亦分也

此虞時所作書則當以虞制爲斷也

詩唐風揚之水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

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傳沃盛強而晉微弱國

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偉按如朱子說則此詩爲背叛

君父者之辭如序說則是詩人借作叛歸于沃之辭以諷其君以冀倖其一悟仍是忠愛其君之至意所激而發如左氏隱元年傳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語似頌段而意則忠愛莊公之至也朱子說蓋非

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今本孔傳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孔疏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蔡傳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于天之下疑有缺文史記魯世家作負子之責鄭康成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朱子引晁以道說謂如書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

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偉按諸說殊皆未安蔡蓋宗鄭而小變其說然既自謂于天下疑有缺文則亦明知文氣之不貫矣疏義本史記然云負天一大子幾不成辭孔傳及晁說大致略同孔義既未明晁晁謂賁取侍子亦近穿鑿竊謂此周公竭志盡忠結想恍惚之語蓋聖人以親祖考者親天故修短吉凶常歸命祖考下云子小子新命盤庚于三王亦是此意以崇降罪疾歸之高后亦是此意周公則謂武王本無失德三王斷無不愛之今若弗能復延者蓋天數當終三王亦無可如何不能不割愛以从天意措辭迫切豈謂三王有不子之責于天丕子卽元孫以對祖考言則僭元孫以承統緒言則僭丕子

古文尙書太甲上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偉按禮縞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注天當爲先字之誤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別尹吉于太甲則此三語非太甲篇文甚明又按上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而書序有咸有一德篇則鄭氏徑指尹吉爲咸有一德者是也鄭注吉當爲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

偉按禮中庸末章潛雖伏矣節乃繳足首章慎獨節相在爾室節繳足戒慎恐懼節首二節是言下手末二節是言得手慎獨得手則無惡于志戒慎恐懼得手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奏假無言二節則繳足中和二節首章二節是

虛言其理末章二節是實徵其效予懷明德節則繳足天命之謂性節首節是由上順說下末節是由下逆推上馬
蜺側卧首尾顧照形如刀環矣

書康誥非汝封又曰劓刑人孔疏劓者周官五刑所無而
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立以臣從君
坐之刑王氏鳴盛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
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劓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
但彼用劓而鄭于此注以劓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
初之制也偉按春秋之刑原難盡憑然周初本無劓刑則
王說亦未爲得或又以呂刑之劓說文斂篆下引作劓此
文以鄭注及左氏傳參之劓亦疑劓字之譌按尙書大傳

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則刑本非臣從君坐
之專刑說文引經諸多異同未便盡據以改本文況以彼
例此而改乎且說文本自有𠂔字與劓其或體連文則古
有𠂔刑甚明竊按下文師茲殷罰又云罰蔽殷彝又云用
其義刑義殺則𠂔當爲殷時刑也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論
衛云啟以商政晉云啟以夏政晉至春秋時猶用夏正則
衛之用殷刑固無足怪至刑之所加則經無明文黃氏度
謂鄭說未見所據闕之可也

勿庸以次汝封今本孔傳解作就蔡傳次次舍之次其下
仍用孔傳就字偉按次舍與就義不甚協竊謂次猶候也
周禮司市上旌于思次注次市中候樓也次候今世俗通

語言勿庸以候汝封斷也又江氏集注音疏據荀子致仕
篇及宥過篇文改作勿庸以卽句汝惟曰未有順事偉謂
諸經互引尙多歧異未可據改本文況諸子百家乎此好
奇炫異之爲不可訓

禮問喪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注疏發胸
及殷殷田田皆無解陳氏集說云發開也偉按開胸與袒
無異上句婦人下宜袒亦非婦人所宜竊謂發散也謂發散其胸

之懣盛二字爲下擊心爵踊四字之綱與上動體安心下
氣六字作對蓋悲哀志懣氣盛必結于胸男子以袒踊動
安下之婦人不宜袒則所以發散其胸之懣盛者惟擊心
爵踊而已云殷殷田田如壞牆然者乃形容其不得驟舒

鬱結之狀蓋男子袒又絕地而踊故得驟舒婦人不袒又

踊不絕地

絕地踊有垂婉婉之容故不絕也

故不得驟舒不得驟舒故其

狀反較男子爲甚殷卽詩召南箋雷殷殷然發聲之殷田
疑卽小正振旅闐闐之闐之段借皆滿盛欲發意陸氏佃
謂殷殷踊也田田懇惻也朱氏申謂殷殷言其色之黯田
田言其心之野殊皆未安

論語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朱子集注割肉不方正
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又云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
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江氏永以醬爲家人子婦之供

此二者無害于人但

不以嗜味而苟食耳偉謂此二句似當指禮食言與上文
言常食者不同割不正有二義一是體名肉物之不正

禮儀

脊脅臂

一 是貴賤前後之不正

禮祭統周人貫肩凡前貴

謂之屬

骨賤者取賤骨邢疏遺此一義是其

二者皆爲失禮故不

食玉藻載孔子食于季氏不食肉而殮蓋此類也醬爲食

主主人當自設

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

不得其醬

是簡客也故不食以此醬須主人自設故著其字又按玉

藻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翫一則字是當時固有主

人不親自設醬而客亦食者夫子則在所必謹朱子以方

字解正字則取方之餘肉不知將何以處之棄之則近暴

殄若以與人則是以君子自處而以小人處人也況夫子

少貧賤爲養與祭鈞弋躬親則棄取方以外尤近褻餘得

醬之訓朱子蓋據內則魚膾芥醬等語立說邢疏亦以此

爲說竊謂夫子周流四方將適舍求毋固苟非禮節所關似不當爲此拘泥況內則之文亦是記其一端其確爲何

禮今不可考

如周禮王制孟子之言制度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問傳之言喪禮皆互有不同舊說或

謂時代各異或謂各記所聞

若以爲周時通用之禮則不然觀儀禮昏

禮三鼎豕魚腊而醬止一公食大夫禮七鼎牛羊豕魚腊

腸胃膚而醬亦止一則不必各肉各醬甚明且必以內則

爲據則內則言食蜎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

犬羹兔羹亦均若肉醬之各有所配而子自言飯疏食飲

水則不葡羹明矣食不葡羹肉又何必葡醬乎只緣諸儒

皆以二者爲常食故訓解煞費幹旋而終有難通處

書康誥矧今民罔迪不適今本孔傳況今民無道不之言

从教也蔡傳意同偉按如孔蔡說於下文迪屢未同句說
不去多方亦云迪屢不靖則不得謂無導之而不从者矣當謂今時之民無以道之
則必不能自適於道蓋好暴之民情然也如此解于上下
文接湊尤緊

惟厥罪蔡傳惟民之罪

注疏義不明晰

偉按句承上爽惟天其罰

殛我我其不怨來當以君之罪言蘇氏軾徑以罪貼我字
得之

無我殄享偉按我猶斂子篇我用沈酗于酒之我乃王代
康叔我之親之之至其詞乃余諸解似皆未明注疏以享
字屬下句義尤未愜

禮問喪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

有錮疾不可以補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
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鄭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
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
可偉按鄭說似未安陳氏集說謂有一疾則廢一禮得之
其餘則仍依倚鄭注故致自歧按儀禮士喪禮弔者致命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其時尚未免袒本經奔喪奔母之喪
節先言袒後言免經則喪禮固有踊在袒前袒在免前者
記文承上冠不居肉袒之體來故先免次袒次踊耳非便
以爲喪禮先後之次也陳云免而袒袒而踊又按上文冠至
尊也云云則不免者或兼不袒亦未可知若其餘義無相

礙而使以一疾廢三禮殊屬無謂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
者謂能哀雖不葡體亦無甚礙也女子哭泣悲哀以下所
以狀哀為主之容舉夫人謂行者言不宜事貼不歸

周禮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候時而行禮曲禮下
大夫鴈孔疏節引鄭周禮注又引白虎通鴈取飛則行列
也書堯典二生舊說謂卿執羔大夫執鴈據按諸說皆
以鴈爲鴻雁又須用生而雁必秋來新徙是大夫當年
無資矣恐未然按說文雁雁鳥也鴈鴈也各字各義此文
當从本義訓鴈爲家禽故可與羔俱用生若雁鳥則當
與雉爲類用死矣惟經中皆段鴈爲雁故鄭孔亦誤以雁
解鴈耳 七月下同

書越厥後王後民蔡傳後王後民指受也偉按經並言後
王後民後王指受後民當指受之臣今本孔傳以臣訓後
民者不誤其解上下文似皆誤下云茲服厥民者執政大臣固當與
有服命之責觀君奭篇言文王受殷命歸功五臣可見又
書意主以受鑒戒成王而兼及受之臣者下文上下勤恤
下亦指周臣言則此自可兼及殷臣蓋古人語固有連類
而及者如蔡說恐終難通

儀禮昏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从鄭注賓升
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偉按禮授受主人無不
答拜鄭說似未安竊謂壻爲迎女而來則此奠鴈再拜自
與女行禮耳是時女已當出房外母左故主人不答也女亦不答者在

母家當有別也其上文主人迎壻門外再拜者凡婦人無
府門事故主人得自行禮也

禮記傳斬衰三升衾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
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
縗無事其布曰總朱子曰小功十二升則其縗反多于總
矣又不知是如何偉按小功以上皆凶服布故以升數之
多寡爲重輕總與錫錫布衰見儀禮喪服記與縗縗布皆吉
服布也郭喪服注謂之總者治其縗細如絲故不以升數爲
重輕而去其半以示不純吉而已彭氏絲不得其解乃謂
斬衾大小功升數俱是去其半殊謬

周禮大宗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

雞鄭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

說文鴈鴈也

蓋誤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雞取

其守時而動偉按膳夫職云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以摯見者亦如之則摯爲當充庖廚之物似不當論其德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論其德是仁之也蓋

古者相見必執物以餽遺故孟子直以饌爲交際圭璧寶

物也

還圭璋爲輕財重禮則本有饌義可知

皮帛服物也羔鴈以下食物也

羔爲少牢故以爲首膳禽莫大於鴈

李唐時猶甚重鴈

故次之雉

亦膳禽之可珍者故又次之鷩雞則民家常膳故取下無

他義也解經患深求往往往賢者不免

禮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

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陳氏集說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吳氏澄曰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再娶己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己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己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己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己母之黨故不服也倬按吳說是也儀禮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是陳說之誤雖然其所以不爲繼母之黨服者鄭注雖外親亦無二統倬按喪服小功章君母之父母从母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从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是妾子尚不服已死君母之黨則繼母之子不服前母之

黨更不待言繼母之子不服前母之黨則前母之子自不得爲繼母之黨服矣特妾子必君母不在方不爲其黨服前母之子則雖繼母在亦不爲其黨服尊同得各伸也雜記上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義例略近又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按妾得爲父母服則妾子自當從服妾子既自服其母黨若君母在又服君母之黨則鄭謂外親無二統者亦未然也君母不在則妾子自服其母黨矣其出妻之子所以爲繼母之黨服者人不可以無母黨義既不得服己母之黨則不得不附繼母之黨服之此人子之至痛也

投壺順投爲入鄭注順投矢本入也偉按孔氏書太甲疏括謂矢未則此矢本入謂鏃先入也投壺矢蓋非金鏃疑骨鏃不翦羽者

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偉按壺口徑二寸半
當今裁衣尺一寸七分弱不甚寬廣前矢在壺有礙後投
故欲其躍出必實小豆者矢觸豆豆亦必有隨矢躍出者
可爲中驗使矢觸壺唇而墜者不能混也

儒行儒有居處叁難鄭注叁難叁莊可畏難也釋文難乃
旦反偉按詩桑扈疏難者戒懼之辭叁難猶敬慎也當讀
如字注說似曲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攜王妣命杜解攜王幽王少子伯服
也顧氏杜解補正引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
之生不過數歲史記及竹書皆云幽王三年始娶褒姒而褒姒爲犬戎所虜
必無復立其子之理竹書大戎殺王子伯服朱據史記爲說正義引汲冢紀

年幽王既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于申

今本許書

許文公作許男寡子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二本與今本異也二王並立

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按此則

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

左傳翼侯亦其

賴或以謚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偉按顧說是也按宜臼

奔申申侯與緄人犬戎弑幽王厥後宜臼立復遣周人戍

申律以王法宜臼之爲大逆蓋無可追號公尊屬崇爵別

立余臣事爲近正天不祐周卒以見殺此云奸命乃子朝

祖祖之辭非公論也

禮儒行上答之不敢以疑孔疏不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

不敢疑貳于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于君上也

陳氏集說道合則就卽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呂氏大臨曰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不爲貧也方氏慤曰不敢以疑者自信之篤偉按諸說似皆未安竊謂疑謂聳惑其上也如范睢鄒衍適于髡之屬遇上見答必故奇其論詭其行使上驚眩怪惑因以奪其心而取高位儒則平坦質實不敢以疑惑之也

其仕有如此者鄭注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偉按篇內方修陳儒術不應此獨舉小官爲說且小官亦不至貧迫若此竊謂此仕字猶論語學而優則仕之仕謂進身也言雖貧迫之至而終不疑不詔以求速進其出仕之異人有

如此

自禹錫土姓之後天下蓋無不國之士公劉遷豳太王遷岐其地豈無夏商諸侯守之二君之遷又豈奉有時王之令至文王伐密伐崇豳據爲己有且遷都焉此等處煞宜深思

愚慮錄卷二終